



軍事戰略

美在東南亞空權 演變之推估(下)

空軍備役上校 魏光志、軍事專欄作者 耿志雲

(文接上期)

參、美泰聯演與中南半島空權發展

從東南亞各國的近代史觀察，歐洲帝國主義殖民勢力幾乎主導了當地百餘年以來的發展演變，唯獨泰國彷彿置身事外地巧妙迴避了西方武力的侵擾，不僅保持了卻克里王室政權的延續與一貫性，反而利用了中南半島其他各國民族主義與殖民者的衝突角逐，間接促進了它本身的現代化歷程，甚至在20世紀美越戰爭期間發揮「前沿部署」的功能，成功爭取到大量美援裝備，為其軍事實力創造了加分作用。

泰國自1932年6月24日實行君主立憲制度，「國王」成為虛位元首，從此，國家實權掌握在派系軍頭的手中。現任君主「蒲美蓬·阿杜德」〈Phumiphon Adunyadet；拉瑪九世〉於1946年9月登基未幾，泰國國內情勢頗為動盪，二戰後歐洲殖民勢力開始退出中南半島，但是環顧1947年至1951年的4年內，泰國就發生過6次政變，這些政治鬥爭卻多半肇因於當權政客與軍閥之間的利益糾葛，泰王也始終被尊為「精神領袖」而安然度過了一次次的政爭^{【註25】}，這固然源於泰國當局立憲制度對王室參政的諸多限制，但從另一層面推敲，與現代軍事派系較無淵源的拉瑪王朝一直將軍事大權默許予軍頭全權綜理，則是其明哲保身之道，泰國的現代軍備採購與相對利益也淪為軍頭們權傾一時的「當然利益」，這自然也就影響了二戰後泰國的建軍方向與和美國建立軍事關係的基礎。

一、利用歐美矛盾發展本身利益

美國介入泰國的軍事發展得從1960年代在泰國部署U-2高空偵察機^{【註26】}

註25 “Bhumibol Adulyadej”，Wikipedia，2015/1/27，http://en.wikipedia.org/wiki/Bhumibol_Adulyadej。



算起，對俄屬中亞、中國大陸西部省份進行影像情報偵蒐，到美越戰爭第一階段的1968年前，當時考量地緣位置之便，美國空軍在泰國中部的呵叻〈Korat〉、東部的烏汶〈Ubon〉、西部的塔克里〈Tahkli〉等地部署了大批的作戰機隊，這些美軍部隊有些是從東北亞的日、韓駐軍轉調，



圖6 2014年春在泰國呵叻〈Korat〉基地展開的「天虎對抗」空戰聯演。

資料來源：

<http://www.thaifighterclub.org/images/question2013/Q011859514030913833.jpg>。

有些甚至是從美國本土長程飛來佈防，其規模之大，多達10個以上滿編的聯隊編制，其所包括的機種也涵蓋所有當時最新銳的主力型號，尚且不包括海軍、陸戰隊航空兵^{【註27】}，單從美國空軍在1970年代投入越戰、駐防泰國的陣仗推敲，顯見美國對東南亞的戰略經營早已超出「掌控金蘭灣」的單一目的，它欲承接英、法於二戰後在中南半島的既有利益才是這個20世紀世界強權的真正企圖。

最近的一次是泰國在2014年5月22日發生軍事政變後，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一致持批評態度，並要求泰國盡快「恢復民主」^{【註28】}，但即便如此，卻也未影響稍早於3月中舉行的「天虎對抗」系列空戰聯演。

其實早從1980年代美泰舉行「金眼鏡蛇」聯合反登陸演習〈Exercise Cobra Gold〉^{【註29】}起，美軍陸戰隊航空兵的F/A-18戰鬥轟炸機就開始在聯演

註26 Andreas Gehrs, "the corrected and completed list of all U-2 and SR-71 units, their bases, OLS and Det", umcc.ais.org, 1995/1/11, <http://umcc.ais.org/~schnars/aero/ol-det.htm>。

註27 "United States Air Force in Thailand", Wikipedia, 2015/2/4, http://en.wikipedia.org/wiki/United_States_Air_Force_in_Thailand。

註28 "2014 Thai coup d' tat", Wikipedia, 2015/2/13, http://en.wikipedia.org/wiki/2014_Thai_coup_d%27C3%A9tat。

註29 Craig Whitlock, "U.S. military to participate in major exercise in Thailand despite coup", The Washington post, 2015/2/7,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national-security/us-military-to-participate-in-major-exercise-in-thailand-despite-coup/2015/02/07/cd328d16-ae3b-11e4-abe8->



期間利用呵叻機場作為整補基地，這為美國現代空權重新介入中南半島創造了條件，讓美國空軍在東南亞原本僅能少批量活動於馬來半島南端、新加坡附近的戰略前沿，大幅北推至鄰近泰、越邊境的中部丘陵地帶，在美、越「關係正常化」之後，美國空軍遂與泰國正式展開年度的聯合空戰演習，所謂的「天虎對抗」〈Exercise Cope Tiger〉^{【註30】}也一如美國太平洋空軍司令部轄下的各場「對抗」系列演習一樣，象徵著美國空權勢力對某一特定地區的占據和掌控，從2006年起重新主導著暹羅灣至安達曼海的局部優勢，藉之以達到「圍堵中國大陸」、「防範俄羅斯」的雙重目的；至於泰國雖然未被美國視為「盟友」，但在年度軍事聯演型態下的「戰略伙伴」關係卻可為掌權的軍頭們增加甚多競逐利益的籌碼，美、泰雙邊的軍事關係目前就在這種「各取所須」的前提下微妙地發展，但相對於其他東南亞國家，泰、美兩國的軍事聯演似乎仍由泰國軍方掌握較多主動的要價空間。〈圖6〉

二、美泰聯演增加對地區利益分享

承前所述，呵叻空軍基地是皇家泰國空軍在中南半島中部的大型場站，加上從美、越戰爭時期的歷史淵源，使得它自然也成為「天虎對抗」空戰聯演的場地^{【註31】}，這場由美國空軍主導，美軍陸戰隊航空兵與泰、新等國空軍代表也都會參加的年度定期聯演訓練，目的是要促進參演者彼此之間的合作關係，增加對地區利益的分享，達到「鞏固美國全球霸主」的最終目的，但美在邀請參演國的策略上，卻刻意避開馬來西亞、緬甸、老撾等與泰國存在邊界關係的鄰國，表面上藉由「獨厚」泰國軍方的聯演形式，達到對中南半島的絕對空權掌握。

由於泰國外交策略上的多面性格，導致了泰國空軍在建軍歷程中裝備的複雜與多樣化，其中多數甚至為購自歐洲國家的二手裝備，例如：聯邦德國空軍除役的Alpha Jet A輕攻擊機與捷克製的L-39C「信天翁」教練機，但其主戰裝備仍以美製F-16為主，皇家泰國空軍雖然僅保有不足3個中隊編制的F-16機隊，且悉數屬於構型較早、僅能執行單純空對空作戰的A/B Block 5~10/ADF批量型號，但對於「性能提升」卻始終保留其態度，在泰國空軍現存的編制中

e1ef60ca26de_story.html。

註30 Nathan Barton, "Cope Tiger 14 will showcase Singapore, Thailand and U.S. military cooperation", Asia-Pacific Defense FORUM, 2014/3/11, http://apdforum.com/en_GB/article/rmiap/articles/online/features/2014/03/11/cope-tiger-showcase。

註31 "Korat Royal Thai Air Force Base", Wikipedia, 2015/2/19, http://en.wikipedia.org/wiki/Korat_Royal_Thai_Air_Force_Base。



，甚至還有大批陳舊的F-5與各種螺旋槳機隊仍在戰備序列服役，至於向瑞典購買的12架JAS-39C/D「勾喙獸」戰鬥機僅管已在2013年完成交機^{【註32】}，但也一直被國際軍事觀察家認為這筆軍購僅只是被當局用以平衡貿易、與美折衝以哄抬本身在新世紀戰略價值的一項權衡作為，國際間還不時傳出泰國當局數度向中共接洽軍購的消息，如此，便能看出泰國的建軍策略並非以「現代化」為唯一考量，龐雜的後勤整補系統與採購來源，似乎也不是一般國防決策程序所能合理闡釋者，唯有能滿足執政當局階段性外交策略佈局、運用歐美軍事利益的矛盾，創造泰國的存在價值，才是泰國近年建軍的最大特徵。

三、驗證美軍空權發揮互補型戰力

當然，凡是美國太平洋空軍所舉行的「對抗」系列空戰聯演，都必然為多機種、多批量、多科目、多想定的大規模演習活動，至於「天虎對抗」既然屬於多國參與的系列聯演，美國空軍在參與的機種型號上就不乏F-15C/D、F-15E、A-10、F-16C/D、E-3B、KC-135R等一線兵力，陸戰隊與海軍航空兵的F/A-18C、F/A-18E也都適量地以分隊編制參與，這種型態的目的就在於驗證美軍各航空兵能夠在「聯合作戰」的想定中，以現有的機種發揮性能互補的戰力，當然，可以想見的是，繼與馬來西亞的聯演之後，美國空軍即可能將新成軍的F-22匿蹤戰鬥機，甚至RQ-4「全球鷹」系列高空偵察載具以「輪調」的模式部署在泰國當地，為美國的「前沿部署」創造高度彈性的運用，換言之，將泰國的軍事基地透過「聯合演習」的型態轉為美軍機隊的「中繼站」功能，再藉由每一年度的聯訓聯演驗證戰力與修訂準則，逐漸和美軍在西南太平洋的各常駐基地連成一貫，進而維持中南半島至印度洋的霸權地位。

最近幾年，「天虎對抗」系列聯演也編入了「作戰搜救」〈Combat Search and Rescue—CSAR〉科目的想定場景，從2007年起改在烏汶基地展開實作^{【註33】}，不同於一般的直升機空中搜救演練，它還以美國空軍的C-130H和泰國空軍的G.222投入「低空投放」場景，顯示美、泰雙方有意將大規模「空中運補」與「空降特戰」等科目刻意佈防在泰國中北部山區，配合美國「重返亞太」的機動部署能力提供演練的環境。

註32 “RTAF received their last three ordered Gripen”, Saab Group, 2013/9/11, <http://www.saabgroup.com/en/Air/Gripen-Fighter-System/Gripen-for-Thailand/In-focus/>。

註33 “Korat Royal Thai Air Force Base”, Wikipedia, 2015/2/19, http://en.wikipedia.org/wiki/Korat_Royal_Thai_Air_Force_Base。



肆、美馬聯演與馬來半島空權發展

如果說朝鮮半島是19世紀海權侵略者的「東亞路橋」，那麼馬來半島便是歐洲傳統帝國主義者的「殖民跳板」。透過馬來西亞的縱貫串連，英國殖民者便能將武力延伸北至緬甸撣部高原、南抵安達曼海與爪哇島，更能當成從印度向澳大利亞陸路聯通的便道，這種由海上霸權逐漸侵蝕亞洲大陸周邊區位，再向內地進逼的策略，在20世紀的亞洲經歷了幾場大規模地區性戰爭與現代軍事科技的檢驗之後，已然成為新世紀美國亞太軍事部署的參酌理論基礎，復以1970年代美越戰爭後，舊「蘇聯」勢力滲入中南半島，更為今日的南洋地緣戰略條件平添了諸多零和角逐，與世界強權的折衝局面。

一、潛在牽動馬來半島防務演變

美國與馬來西亞的軍事合作關係不似和新加坡軍隊的全面聯動，它大部分是基於承接英國在二戰後為確保其既存利益而做出的一種彈性安排，其原因有三：一、大馬聯邦不是美國的主要軍售國，對美國暫時不存在軍售的利益考量，二、大馬聯邦為東南亞伊斯蘭國家範圍之一，對美國的全球戰略布局尚有若干傳統價值觀上的矛盾，三、美國與大馬的軍事互動以維持馬來半島與新加坡的戰略穩定為前提，以平衡南洋地區軍備勢力消長為宏觀面。因此，美國對馬來西亞的戰略定位並非一如日、韓、新等國的「盟友」等級，反而僅只限於「戰略伙伴」的位階，況且依美國在處理東亞事務的一貫調性觀察，對馬來西亞的防務發展是以符合現階段「重返亞太」的「海空一體化」戰略所做的佈局，這種新型態的地緣政治策略，最能直接藉由軍事聯演的途徑，獲得驗證的成效。

馬來西亞和美國的軍事合作主要是從新世紀起的「非傳統安全」演練開始發展，由歷屆的「多國海上戰備聯演」〈Cooperation Afloat Readiness and Training—CARAT〉^{【註34】}藉之探討雙方在南中國海與麻六甲水域的反恐、救災，與處理突發事件為主調，當然這種關係也普遍建立在美國的其他南洋伙伴國之中，隨美國在不同的地緣區位戰略利益做等量合適的安排，在大馬空軍引進現代化俄羅斯製軍備之後，美國太平洋總部為平衡地區的安定與安全，遂再趁原本新、馬、澳、紐、英「五國聯防」〈Five Power Defense

註34 “Cooperation Afloat Readiness and Training”，Wikipedia，2015/1/15，http://en.wikipedia.org/wiki/Cooperation_Afloat_Readiness_and_Training。



Arrangement—FPDA〉的軍演協議與架構，展開新的複合型態空戰演習，於是便有「風暴對抗」〈Exercise Cope Taufen〉聯演^{【註35】}自2006年起，便一躍而成



為馬來半島的年度多國空軍戰術演習，它不僅牽動整個馬來半島的防務發展方向，也巧妙地

資料來源：

http://1.bp.blogspot.com/-U284gMnMV14/U7qsyDFj3DI/AAAAAAAAVvc/jaazqVefBLY/s1600/fighter_smorgasbord_detail.jpg。

影響了未來美、星、馬、澳等國的軍事外交合作深度，頗值得軍事觀察家們重視。

再者，為加強對南中國海島礁與附近天然能源礦藏的控制，馬來西亞也在致力於新的武裝力量編成，例如2013年10月10日大馬國防部長希山穆丁〈Hishammuddin Tun Hussein〉便曾公開表示計畫建立一支具備兩棲作戰能力的陸戰隊，不再將大馬海上安全與領海保安完全交由海軍擔任，大馬的陸戰隊將包括3個從第10空降旅抽調出來的空降營，同時改其部隊編制為「陸戰營」，它序列中原本的第9皇家馬來空降團與第8皇家遊騎兵團，這兩個單位也都能執行兩棲訓練與次要任務的擔綱^{【註36】}，最明顯的一次活動屬於2013年6月間和美軍陸戰隊舉行的「多國海上戰備聯演」，後續也和法軍的兩棲船塢艦聯合舉行登陸操演，馬來西亞政府未來勢必將陸戰隊的編制多半仿效美軍的「遠征分遣隊」設置，將配合美軍在東南亞的聯演、聯訓轉化成國境保安和維持緣海航道利益的常設武力。

二、不同機種對抗創造有利條件

與其他南洋國家相似的是，美國與馬來西亞在地區空權發展合作上，仍以聯合空戰演習做為基礎，由演習的程序和內容科目來促進兩軍的實際協防、同

註35 Andrew Lee Jackson, "Cope Taufan begins for Pacific Air Forces", Pacific Air Forces, 2014/6/10, <http://www.pacaf.af.mil/news/story.asp?id=123414084>。David Cenciotti, "Cope Taufen 2014", The Aviationist, 2014/6/18, <http://theaviationist.com/tag/cope-taufan-2014/>。

註36 James, "Malaysia to establish marine corps, naval base close to Shoal", stratrisk.com, 2013/10/16, <http://stratrisk.com/geostrat/15969>。



時縮短彼此在建軍目的上的差異。其次，由於馬來西亞空軍的現役主戰裝備與機型多以俄製系統，這也提供了美國空軍在太平洋地區駐軍一個了解潛在對手的機會，一直以來，美國空軍和外軍的聯演活動，多半是以「不同機種對抗」〈Dissimilar Air Combat Training—DACT〉^{【註37】}作為聯合訓練的重點，馬來西亞空軍



圖8 2014年度「風暴對抗」空戰聯演於6月9日至20日舉行。美空中國民兵第154聯隊199中隊F-22與第104聯隊131中隊F-15在馬來西亞檳城海岸上空進行「不同機種對抗」戰術科目。

的Su-30MKM與MiG-29N這兩型俄製的代表機種

資料來源：

<http://theaviationist.com/wp-content/uploads/2014/06/F-22-and-F-15-cope-taufan.jpg>。

，足以讓幾年前才新近成軍部署在亞太的F-22覓得極佳的實際對抗機會，也為美國空軍的主力機種部署在南洋地區創造出有利的條件。

承前所述，僅管馬來西亞空軍機隊多數為俄、歐系統^{【註38】}〈英製Hawk 100、義大利製MB. 339C〉，但這種高度混合的戰備序列卻也為大馬聯邦營造了一種小卻蘊含潛力的態勢，讓美國空軍的最佳戰鬥機隊和機組員值得從半個地球之外飛抵馬來半島進行聯演，這其中也包括了空中國民兵的F-15機隊^{【註39】}。馬來西亞空軍的MiG-29N雖然不是同系列機種最新的衍生型，它也可能是在馬來西亞戰備機隊序列服役的最後10年，但它卻仍足以呈現出現代俄製戰鬥機的基本性能。馬來西亞的MiG-29N搭載有視距外的A-11「射手」空對空飛彈，具備紅外線追鎖的性能，在舊「蘇聯」瓦解了20多年以來，美軍飛行員鮮少有機會能和裝備這型飛彈的俄製戰鬥機進行「基本攻防」〈Basic Fighter

註37 “Dissimilar air combat training”, Wikipedia, 2015/2/9, http://en.wikipedia.org/wiki/Dissimilar_air_combat_training。

註38 “Royal Malaysian Air Force”, Wikipedia, 2015/2/18,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yal_Malaysian_Air_Force。

註39 Eric Mann, “F-15s Arrive At RMAF Butterworth - Cope Taufan 2014”, Liveleak.com, 2014/6/16, http://www.liveleak.com/view?i=4e8_1402952403。



Maneuvers—BFM〉演練^{註40}，MiG-29系列盡管存在諸多先天設計上的缺點，但透過演習，它仍可為美國空軍創造獨特的空戰經驗利基。

三、以聯演聯訓創造情報價值

另一項被美國空軍重視的要點，在於馬來西亞的18架Su-30MKM多功能戰鬥機隊，它搭載的俄製相位陣列雷達和強力的電子戰裝置，在演習科目中所釋出的各種參數都對美國空軍在對抗日後的潛在對手想定上發揮大幅加分的功用。此外，被視為改變傳統空戰定義的「可變向量發動機噴口」也讓美、馬空軍的「風暴對抗」演習變得更有改寫教範與準則的價值。

由於F-22的發動機噴口僅有二維可調的向量動力，Su-30MKM發動機噴口卻能有全位向的推力，所以也成為美國空軍期待學習的關鍵技術之一，對美、俄兩種新銳機型之前一直缺乏近戰演練的機會，因此，這等於讓美國空軍獲得了一次空前的良機。美、馬兩軍可能在「戰術交換」的前提下，互相提供對方適量的參數與性能參考值。如此，便可能為美國空軍在例行演習之外創造出更多的情報價值。（圖7~8）

2014年6月舉行的「風暴對抗」空戰演習可能也是一項讓美國空軍測試「猛禽—鷹鷲」（F-22搭配F-15機隊）的新制空作戰分隊編制的機會，藉此，同樣編寫出相關戰術的發展，以之對抗中共採取前沿部署的機隊。美國空軍在1990年代之前通常是以部署在亞太地區（駐防菲律賓克拉克基地的第26中隊F-5）「假想敵」部隊擔綱此一科目，但今日與潛在的現代化對手較量，卻也能藉著裝備新一代俄製系統的單位創造出經驗值以外的成果。

結語—營造跨代美式空權力量

美國在新世紀利用東南亞各國於1950至1990「冷戰」時代形成的傳統安全格局，配合其自身逐漸倚重南中國海地緣關係的前提，刻意提出一系列以「海事安全」為名目的非傳統安全演習，實質目的在於維護它在東半球的既有利益，以便為美繼續壟斷全球資源與安全格局預作鋪陳，同時防範中國大陸崛起後的挑戰，遂極盡能事地積極挑撥遠東各國於經貿發展中潛藏的「安定元素」，在島嶼星羅棋布的南中國海地區尤其容易以領土問題蘊藏衝突因子，為美「新干涉主義」思想提供介入之藉口，為軍事存在覓得合理出路，也為佈局全球「飛彈防禦」企圖創造相對的有

註40 “Basic Flight Maneuvers”, Wikipedia, 2015/1/31,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sic_fighter_maneuvers。



利條件。

對美國近年在東南亞舉行的一連串軍事聯演的觀察，可以顯而易見美正企圖以「聯演」的名目，派出第三、第四代裝備在當地規劃出能符合其防空效能的「作戰場景」〈Combat Scenarios〉，久而久之形成規律，藉此影響東南亞各國在防務決策上對美的依賴，其次也再透過聯演緊密掌握各國軍事裝備更新換代的週期，以便伺機軍售謀利，間接達到圍堵中國大陸的目的。在可以預見的新年度太平洋地區各場排定的演習推估，於第五代裝備〈F-35共用式打擊戰機〉完全成軍之前，美國空軍仍然會從世界各駐地輪調各現役型號的作戰飛機投入與東南亞各國的聯演，以期在東南亞空權的演變中找到新的利益。

參考資料：

1. 耿志雲，〈美軍在亞太軍事聯合演習之戰術分析〉，《青年日報》，版7，2014/9/28。
2. 耿志雲，〈從美澳軍演評析太平洋海空戰術佈局〉，《青年日報》，版7，2014/10/29。
3. 耿志雲，〈從美星聯演看馬來半島的防務發展〉，《青年日報》，版7，2014/11/22。
4. 耿志雲，〈對美軍戰機轉場演習的觀察與分析〉，《青年日報》，版7，2014/12/12。
5. 耿志雲，〈美空軍與馬國演習創造情報價值(上)〉，《青年日報》，版7，2015/1/2。
6. 耿志雲，〈美空軍與馬國演習創造情報價值(下)〉，《青年日報》，版7，2015/1/3。

作者簡介

空軍備役上校 魏光志

學歷：空軍官校60年班(52期)，空參院73年班、戰院84年班，經歷：國防部駐法小組組長、空軍總部國情組組長、情報署副署長、空軍官校飛指部AT-3模擬機室聘任教師。

軍事專欄作者 耿志雲

學歷：國防大學復興崗中共解放軍研究組軍事學碩士，經歷：國際電子戰協會會員、《青年日報》軍事科技專欄作者。